

卷七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1

皇朝類苑

十七
十八
十九

先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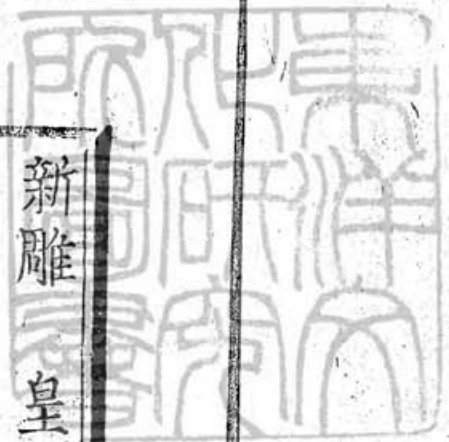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

君臣知遇

王元之

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匹潤筆公却
之後守末陽閩人鄭褒有文行徒步謁公及還公買
一馬遺之或謗其虧價者 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
十匹顧肯虧一匹馬價耶見澠水燕談

二

王禹偁濮州人生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
士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州縣

太宗方獎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
故事賜緋者給銀帶 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偁
獻端拱箴以為戒尋以左司諫知制誥 上嘗稱之



日王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為妖巫道安所誣謫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尼罪由是貶商州團練副使無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上思其才復召為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真宗初即位召王禹偁於揚州復知制誥修太宗實錄執政疑禹偁輕重其間落職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冬雷群雞夜鳴禹偁上疏引洪範陳戒且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上乃命移知蘄州尋召還朝禹偁已卒

三

太宗時禹偁為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五十疋以備濡潤禹偁以書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

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此虧價哉禹偁之卒諫議大夫咸綸誅曰事上不曲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已有嫉惡過仇讎世以為知言祥符中真宗觀書龍圖閣得禹偁章奏嘆羨切直因訪其後宰相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即召對擢大理評事

四

王元之在翰林太宗恩遇極厚嘗侍宴瓊林獨召至御榻顧問帝語宰相曰王其文章獨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故元之有詩云瓊林侍遊宴金口獨褒揚見

灑水燕談

杜文正

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 上嘗因沐浴罷飲上
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於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
之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 上聞之驚步行出
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津入侍疾少頃鎬稍
蘇見至尊在欲起 上撫令卧鎬疾平然後入官方
鎬疾亟時 上深自咎責爲由已賜酒致鎬疾也

楊礪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爲府寮及登儲貳因爲東宮官
即位爲樞密副使病甚 真宗幸其第問疾所居在
隘巷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還 上不許因降輦步至
其第存勞甚至

楊礪 太祖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

真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 真宗退問左右

然後知之自悔失問礪不以科名自伐由是重之

董遵誨

董遵誨父宗本嘗爲隨州將 太祖微時往依宗本
令與遵誨游常共臂鷹逐兔小不如意爲遵誨所辱
太祖遂辭去宗本固留厚給遣之即位之初訪求遵
誨遵誨欲自殺其妻止之曰等死亦未晚耳萬乘之
主豈念舊惡將因禍致福豈可測哉遵誨感其言幅
巾見於便殿叩頭請死 上咲曰汝昔日豪蕩太過
我方將任汝事即今左右掖起賜冠帶設食案賜食
上前語及舊故歡咲以爲通遠軍使專委一面之事
市租悉以給軍用不藉於有司每歲賜予無數幕府
許自辟署選精甲數千人隸麾下不復更代隔歲以
春夏令歸營省妻子遵誨至申嚴邊候鎮撫蕃部號

令如一戎族之強盛者倚爲腹心有謀爲寇者必立以告發所部襲之剪滅無憚類九再出師大克捷党項諸羌畏威惕息養馬數千匹擇其良以入貢親僕數百人皆厚給衣食日夕馳射畋獵擊鞠呼盧飲食作鼓吹爲樂羗中動靜即時知之朝廷不復西顧歲時其親表押馬來獻上必召問遵誨晨夕所爲擊節大喜曰是能快活也多解服御衣物珠貝珍異以爲賜遵誨捧之未嘗不泣下三數歲一來朝賜食御前咲語移晷賜御膳羊上樽酒皆五百數金帛累萬復遣去終 太祖朝不易其任末年稍遷羅州刺史有判官者因朝廷訪利害上言通遠軍養兵每歲轉運使調發內地錢粟勞費民力本軍關權之入自可市糴給用上遣錄判官所奏下本軍及申約外計

九歲調如故不得竊議市祖徒判官於他郡遵誨感激流涕左右皆泣

楊文公談苑

种放

真宗優禮种放近世無比一日登龍圖閣放從行真宗垂手援放臂上以顧近臣曰昔明皇優待李白御手調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閣厚賢之禮無愧前代矣故蔣穎叔薦放姪孫誼云放早以逸民被遇章聖有握手登樓之眷真宗屢欲大用放固辭乃止惜哉淵水燕談

張乖崖

乖崖公曰吾河曲一書生爾猥自出身遭逢聖主太平興國中進士及第屢親民政自太常博士罷荆湖北路轉運使入覲時 太宗皇帝御長春殿召對數

刻 上曰卿奏事精審可信特賜金紫除虞部郎中
旋授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面奉 聖旨西川經賊後
民頗傷殘不聊生卿去到後可便宜行事欽哉君不
疑臣委任至重乃感恩泣下到川後奉詔條之外事
有大可革者奏後始行其有從權而合義者先行後
奏 上悉允之故得展微効立功名誠由上信不疑
下讒不入 見忠定公語錄

二

忠定公為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
參知政事溫仲舒為鄉第及他語鄙甚 公鑿希白所撰
鐵辭者歟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齊賢
深以為恨後於上前短公曰張詠本無文九有申奏
皆替家王禹偁代為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

麻詞其辭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
欲中傷之公聞自辨曰臣苦心文學搢紳莫不知齊
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以非罪也
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
於龍圖閣未竟賜坐 上曰今日暑甚願黃門於御
几取常所執紅綃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
乃納扇於几 上曰便以賜卿羨今日獻文事 燕水
燕談

張文定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
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
策內四說稱旨六定堅執其六說皆善 太祖怒令
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 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
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使輔

汝爲相也至 太宗初即位放進士榜決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果作相東軒筆錄

柳仲塗

柳開知潤州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屬也乃父方奉朝請在京師開乘間來謁造其書閣見壁有繪婦人像甚羨詰以誰氏監兵對曰某之女弟也旣笄矣柳喜曰開喪偶已踰暮願取爲繼室錢曰俟白家君敢議姻事柳曰以開之材學不辱于錢氏之門遂強委禽焉不旬日而遂成禮錢不之敢拒走介白其父 乞上殿面訴柳開劫取臣女 仁宗問曰卿識柳開否曰不識 上曰真奇傑之士也卿家可謂

得嘉婿矣吾爲卿媒可乎錢父不敢再言但拜謝而退見倦遊雜錄

袁廓

袁廓梓潼人敢大言 太祖竒之 太祖即位遷殿中丞掌市征歲中增緡錢數萬特賜錢百萬會錢俶納土詔廓按行府庫倉廩所至公宴令別席而坐以寵之

錢俶

錢俶 太宗即位來朝宴後苑泛舟池中 太宗親酌酒以賜俶俶跪而飲每貢乘輿服物器玩制作精妙遣使脩貢必羅于庭焚香再拜並見范蜀公蒙求

呂文惠

呂文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恍懼間檣折舟人大恐

公恬然讀書若在齊閣時首台呂文穆相蒙正告老甚切上宴後苑作釣魚詩獨賜公斷章云欲餌金鈎深未到磻溪湏問釣魚人以首宰屬公公和進云愚臣鈎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文穆得謝果冠台席見玉壺清話

趙稹

趙稹字仲微單父人登進士第累為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真宗謂曰遠方之事朕皆欲聞一一奏來朕當為卿行之故稹至蜀奏利害最詳及後益州闕守乃自三司鹽鐵副使授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天聖中以工部侍郎知并州廼上殿奏事上曰先帝時嘗詔益州市錦六千匹時有姓趙者知州止市千匹還是卿否稹曰是上曰卿如此恤民

誠是至公嘗聞先帝言卿朴厚可任未幾為刑部侍郎樞密副使以先帝所委臣故也見本朝名臣傳

晏元獻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燕集以至市樓酒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

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 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 仁宗卒至大用 見筆談

晁迥

大中祥符元年冬行升中之禮駐蹕岱宗晁迥當草赦書之詞例先進呈裁定准舊儀學士當直日或遇宣召即繫鞋以赴上戴帽子見之迥自忖度今皇上以封祀大禮方在致齋之中必加嚴肅不同常時乃盛服秉笏造行宮門有中使入奏俄出報云上適問之聞學士穿執遽起入內矣可止此祗伺鑿中使復入迥佇立移晷中使來召引至幄次而上已改 御巾幘而坐起居訖升詣 帝所望之儼然即之也 溫進呈詞藁省覽稱善怡顏撫問有加常

等既而賜坐令飲茶而退

茶字註古入詩云春藏葉可以

章或飲

一既因思古之帝王優禮節行之臣不冠不見則

有之矣內愧孱瑣何以當 聖君體貌之重乎茲惟

先皇帝恭已待士之德發自於清衷而然也

二

大中祥符天禧之間軼謁暮春之月閣門傳宣布告令赴池苑游宴之會法從既集俄而陰雲興密雨降有詔罷後苑之游 上賜宴飲 上御承明殿面北而坐預侍坐者翼列如儀既而執事之臣捧金盤進名花有牡丹重杏千房者并諸奇花首置御坐前餘皆散布諸臣彫俎之上內臣先供奉至尊戴御花以及親賢宰執亦如之以次諸臣皆自戴焉 上忽乃眷西顧宣言曰與學士戴花 內庭侍從惟學俄有中

使數人遽至與迥及一二同僚戴之觀者無不竦動也前代加寵詞臣有以寶裝方丈賜食於前則嘗聞之矣豈謂親承日月之照待以王公之禮何幸會之深歟

三

大中祥符天禧之間臆其年迥當宿直方甲夜奉召赴內東門上御面東閣子坐起居訖升進次宣索坐物執事者疊青墩於御坐之東北隅方命坐而上語及遽起側立以聽焉示諭令草詔今忘其所宸旨畢命復坐飲茶而退却行纔踰國上宣言曰將蠟燭與學士照路俄有中使就御前拔取列置竈炬之一其圍徑甚大中使執之前引出內東門付於本院引接人吏古之賜金蓮燭其若是乎上周知

故事善視邇臣多此類也並金坡遺事

王文正

上宣諭曰朕尹京日卿弟旭宰屬邑有廉幹之稱可委以繁使公對曰臣待罪宰府恐公議非便

上曰前代父子兄弟並處貴位者多不可以卿故滯其才公曰今省府廼士人要職若於平進遷擢又得孤寒者一人臣第陛下知名望它日出於宸衷且乞一闕局遂判吏部南曹公歸喜語弟曰

上知爾之才必有任使而終不言所得之旨翌日被命乃知銓管人引對上見公弟賜與緋魚公因對叙感上曰不知尚著綠朕失照管

二

王沂公會張文節知白陳彭年參預政事因白公會

等拔擢至此亦公之力然願有裨補公曰願聞其說
沂公等曰每奏事其間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
奉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公遜謝而已一日奏對公
退諸公留身上已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某同來諸
公以前說聞於上上曰誰所行諸公曰皆公
上曰王某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之私自東
封後朕諭王某令小可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
退而謝於公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公曰向
蒙諭及不可自言曾得上旨今後更賴諸公規益
文正公每休暇多與二府往還萊公出鎮會宿私第
翌朝上顧公曰昨日知有客甚歡朝廷無事大臣
和睦誠可喜也

四

上宣示公曰聞卿居第甚陋朕密令計之官為修營
其間更繫卿意增損之公頓首曰臣所居乃先父舊
廬當日止庇風雨臣今葺過已甚矣每思先父常有
愧色豈更煩朝廷上再三諭之公力辭乃止並見
名臣遺事

禮遇詞臣

真宗好文待過學士尤重王欽若召見最頻其後是
迥李宗諤陳彭年王曾李維數人皆被恩遇惟演再
入院天禧四年間屢蒙召對或龍圖閣滋福殿承明
殿洎宣和門之北閣子皆從容賜坐移刻而出其言
議及奏對此略而不書又常令中使密至院門詢吏
云今日誰直然後召之見金坡遺事

御書碑額

仁宗天縱多能尤精書學凡宮殿門觀多帝飛白題榜勲賢神道率賜篆螭首王曾之碑曰旌賢冠準曰旌忠李迪曰遺直晏殊曰舊學丁度曰崇儒王旦曰全德元老文彥博父均曰教忠積慶李用和曰親賢范仲淹曰褒賢曹利用曰旌功呂夷簡曰懷忠張士遜曰舊德狄青曰旌忠元勲其餘不可悉紀或云初王子融守河中撰唐明皇題裴耀卿碑額獻之仁宗乃賜文正碑曰旌賢大臣碑額賜篆蓋始於此其後英廟神考亦屢有賜者澠水燕談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八

名臣事迹

韓魏公

韓魏公以元勲舊德夷夏具瞻熙寧中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須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至是悉書名其為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其國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子忠彥奉使遼遼主問嘗使中國者曰國史類丞相否或曰類即命工圖之

二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莫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而樂也識者